威尼斯會被誰「淹沒」

紐約時報在羅馬的總編、之前任職於華盛頓時報的Jason Horowitz是南歐一位很有名的記者。兩年前我剛從水城威尼斯旅行回來的時候，恰巧就看見他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《水城威尼斯被低質量旅遊淹沒》的文章，當下就心生反感。此行威尼斯，更有感慨。

文章大概內容是說，隨着越來越多遊客湧入威尼斯，意大利政府擔心威尼斯的時間不多了，面臨着被觀光客征服的危險。遊客拉杆箱的輪子在台階上滾動發出的噪音，擁擠的人潮將原本就狹窄的街道塞擠得水泄不通，日漸消亡的當地語言被全世界各種語言所覆蓋……一派趾高氣昂地吐糟着「皇室文明」被「現代土豪」踐踏得體無完膚。

當地民眾的抱怨確實可以感同身受，擁擠的公共活動空間真的很容易會讓人心浮氣躁耐心殆盡，就像站在手扶電梯上快速通行一側的遊客會引來身後人厭惡的「嘖」聲，發達的旅遊業不管在哪裏都一定會影響當地的正常生活。但它同時也是經濟發展重要的催化劑，更不要說是威尼斯這個以旅遊業為支柱的浪漫水城。

但意大利政府層面出來憂心城市被「遊客征服」同時卻又無所作為，那就說不過去了。連小孩子都懂得的「魚與熊掌不可兼得」，好像這些一面倒的譴責者卻弄不清楚。一邊不限制登島遊客人數，不規管酒店與民宿的開設與改建，不處罰無秩序不文明的旅行條例，一邊興奮地數着財政收入，還要一邊擔心美麗的威尼斯的「時間不多了」，高姿態地把島上居民與外來遊客的關係推上緊張的風口浪尖，怎麼能不讓人心生厭惡呢？

▲依舊美麗的威尼斯

樂活
潘 少
逢周一見報

溫居

周末，我陪友人逛傢具店。話說，他近來要搬新居，有些舊的傢具用不上了，想去添置一些新的，於是便找來我這個以逛傢具店為日常消遣的閒人陪同。他一個人住，住在一個三百多平方呎一房一廳的單位，而你猜猜，他這次來最主要買什麼？

他要買一張四至六人用的飯桌。「為什麼呢？」我非常好奇，而他答道：「因為我每次housewarming party（入伙派對）會不夠桌面放飲食啊！」好吧，入伙派對好像真的滿重要的。以我這位友人的單位為例，因為空間的問題，我們一班朋友未必會在過時過節以他的家為派對地點，閒時也傾向約在餐廳、咖啡店見面，貪其方便，唯獨到了入伙時，大家卻都興奮地擠滿了他的新居開派對。

入伙派對，英文housewarming，其實在中文，也有「溫居」之說。清初小說《醒世姻緣傳》便寫道：「凡有人家起會，都要插在裏邊，既是會友，就多了交際：今日與李四溫居，明日與張三慶壽」。今時今日，我們都以親戚朋友的人氣來溫居，但在從前，人或許真的習慣以「真溫度」來溫居。在英國的某些地方，溫居，還真的會用上火，至少，是火的餘溫。當地人會從舊房的壁爐取些餘燼，然後拿到新房子裏繼續燃起，是名副其實的「溫居」。

大家可以想像，家裏溫度，從來是人類生活的關鍵，尤其對於那些生活在嚴寒氣候的祖先們，這更是生死攸關。因此，家裏有餘溫是一件有福的事，例如在蘇格蘭的西島，即外赫布里底群島一帶，曾流傳一個習俗：在晚上，居民不會弄熄壁爐裏的餘火，好讓帶福氣的仙子們於夜間取暖。言歸正傳，我問友人：「你為了那三四場的新居派對，而買一張長期佔用家居大量面積的飯桌，真的值得嗎？」而他答道：「可以的，以我過去三年，被逼遷三次的經驗來說，每次新居派對有四五個，而且可以延伸到搬家後的頭八個月發生來說。算是可以了！」

我們各執一詞，他沒說服我，我也沒說服他。最後，他買了一張伸縮型的飯桌。

普通讀者
米 哈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最早的科幻文學

科幻文學在內地和香港現在都頗為風行。獲得科幻文學世界性最高榮譽雨果獎的中國作品，連屆產生。劉慈欣的《三體》、郝景芳的《北京摺疊》也成了閱讀的熱門書。科幻文學表現了在受到自然界威脅或在科技發展大勢面前，人類對自身命運的考慮、選擇和努力。

人類誕生已逾四十六萬年，但日月星辰、江河大川形成的宇宙，已有了一百五十億年的歷史。在上古時代，文明發展尚在起步，科學還談不上奠基。幾千年前的中國流行了一批口口相傳的神話，那是我們的先民用想像的方法，去解釋人與周圍事物的關係，表達對人類命運的關注。中國兒童自小多聽過《女媧補天》、《后羿射日》、《嫦娥奔月》的故事，那便是中國最早的科幻文學。前兩個故事是先人對洪水災害、天氣酷熱現象的解釋，後一個故事則表現出先人對日月的崇拜。

為什麼會有洪水？如何治理洪水？在《女媧補天》裏，說到管水的神共工與管火的神祝融打架。共工打輸，生氣地撞向支撐天空的周山，令其一角崩塌。於是天水傾瀉，橫流大地，人在水中被淹，死傷無數。女帝女媧見此十分憂心，煉出了五彩石頭去堵住了天洞。從此洪水止住，天空也增添了五彩變幻的繽紛色彩。

《后羿射日》則可能產生於大旱、酷熱之年。人們想像一定是天上有十個太陽，令世間受到焦熬。他們盼望出現一位為民謀利的英雄，於是「后羿」這個人物應運而生。他射下了九個太陽，讓世界不再失衡。遠眺月亮時，時見亮光中的暗影，先民無法解釋，便幻想出有個嫦娥吃藥奔月，加上廣寒宮和玉兔，虛構了一個美麗故事。這些故事經世代流傳，有所增添改動，形成多個版本，越來越豐富，成了一代代惠澤子孫的兒童文學，也成了最早的中國科幻文學經典故事。

今年的香港書展，主題是「科幻與推理」。應邀到書展「登上想像的飛船」講座發言，講了上面一番話。

人與歲月
凡 心
fanxinw@hotmail.com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補習班

到香港會晤內地老友田小姐，她約我在銅鑼灣寫字樓碰面，樓裏眾多中小學補習班，她在給八歲的女兒選課。我驚訝於香港中小學生也有課外補習傳統，補習班成了大產業，竟然租在了寸土寸金的銅鑼灣。田小姐介紹，應試教育在香港未能免俗。無獨有偶，我的一位熟人近年定居香港，兒子在此讀小學。一到寒暑假，她就飛往美國，陪一下在那裏讀中學的女兒。她是內地家喻戶曉的歌星，陪讀媽媽成了她如今的生活重心。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應試教育，知識改變命運的價值觀灌輸，或許是華人難以改變的教育理念。

上周，鄧超與俞白眉導演的新片《銀河補習班》在內地公映，該片講述了蒙冤的父親出獄後，如何幫助兒子從應試教育的陰影中走出，用先進教育理念幫助兒子成為內地中學的「學霸」，顯然是理想主義的一種表達。不能用應試教育捆住祖國花朵，這個道理誰都懂，但從家長到學生、從家庭到學校，都未能走出面對現實的怪圈。何況，中國已進入留學生輸出的前列，階層分化首先從教育產業上體現了。電影終究是完美人格與奇跡夢幻，可以表達教育理想，但難以引發更廣層面觀眾的共鳴。教育與醫療，是內地民生的兩大熱點，去年電影《我不是藥神》引發巨大社會輿情，引爆票房突破三十億。醫療制度的追問在百姓中有統一非議的絕對性，教育理想的糾結，百姓則是掩耳盜鈴的多議，所以同樣是社會熱點，《銀河補習班》就很難達到《我不是藥神》那樣的公眾情緒的共情。

教育理念，這個說不清理還亂的負載，是企圖引發影片商業賣點的一個不算高明的標籤。其實，《銀河補習班》跨度三十年，片中蘊藏的關於父子關係中愛的補習與彌合，關於蹉跎歲月的償還與歷史錯誤的平反，這種知識分子情懷，或許更能觸動觀眾心靈。

雁南飛
楊勁松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漫長的告別

認知障礙症，又或稱腦退化症，近年都是社會上其中一個熱門話題。香港話劇團於二〇一七年便曾演出法國現代戲劇《父親》，由毛俊輝飾演的父親原本與女兒及女婿同住，可是父親的認知障礙症越來越嚴重，致令生活受到影響，並且與女兒的關係漸見疏離。舞台劇在既虛且實的表演空間之內，能夠成功呈現角色疑幻疑真的腦海變化，讓觀眾感受病患者的具體情況。《父》劇甚受歡迎，首演時場場爆滿，劇團在本年重演亦向隅者眾。

日本電影《漫長的告別》的名稱亦概括了認知障礙症的真實狀況。退休校長昇平確診患上有關疾病，從病發至病逝歷時七年，電影媒體將該症狀的變化展現成為細膩而感人的故事。病發之初，也許只是生活上一些無關痛癢的影響，例如忘記自己是否已經吃藥，又或對往事難以追憶；接着就連日夕相對的家人亦視如陌路；直到病情嚴重起來，對語言系統產生影響，患者不能再以語言表達和溝通，更甚是感染食道，令患者未能咀嚼食物，繼而生命備受威脅。

與其他病症相比，大部分認知障礙症患者都是不經不覺間逐漸變化。患者本身經歷的病痛並不太強烈，可是周邊的親人卻感受至深。《漫》電影便是透過昇平身邊三位女性，包括其太太曜子、長女麻里和次女芙美，從至親對病患者所作出的照顧、關懷和困擾，帶出該病症對現代家庭帶來的影響。

民間從前流傳的俗語「久病床前無孝子」，套用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太適當。事實上，病者與親人之間，往往能透過漫長的相對過程，從而令彼此重新了解和愛顧。昇平一直以來都期望次女能夠成為老師，可是芙美卻醉心廚藝，希望能夠開設餐廳，一展所長。自得悉父親患病之後，芙美不單放棄追求事業的夢想，甚至愛情道路亦受影響。可是芙美無怨無悔，與母親及姊姊一起陪伴父親走完人生最後的道路，盡展人性的光華。

文藝中年
輕 羽
cloud.tkp@yahoo.com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關於退休的「野望」

和幾位初中老同學下午茶，正好碰到其中A的退休同事。A不無艷羨地說：同事退休好幾年了，卻一點都不見老。而她自己每天得早起送孩子上學，這幾年添了不少白髮。接着大家各自嘆起苦經，交流工作、生活中的壓力。在美資公司擔任財務總監的B抱怨每天上班通勤兩小時，一天有四小時要花在路上。最近中美貿易戰升級，關稅上漲，生意越來越不好做。在法國理財公司的上海分公司任職的C則說草創期間，在香港、美國、法國跑來跑去，和人扯皮，麻煩得很。她們羨慕我在美國大學工作，時不時能帶薪休假，卻不知我在校工作時同樣忙亂不堪。

反觀那位退休老太太，現在每日出遊，每周呼朋引伴去棋院打牌，坐下來吃飯動不動就是兩桌。看她和老年朋友來光顧這個年輕人鍾情的「小資」茶館，就可以想見她平日生活如何瀟灑了。A羨慕之餘，盤算着自己退休後每月退休金八、九千，早有房產，生活無憂。可惜孩子還小，供他上學還要花錢。

在美國，除了少數公立或政府機構，僱員沒有統一的退休年齡。我任職的學校也沒有強制退休政策。有同事年逾八旬仍在兢兢業業教書。也有六十退休，頤養天年，甚至五十多歲離職，另謀高就的。個人的工作安排相較而言比國內靈活機動。除了少數極端熱愛工作的，大部分美國同事也不免對退休後釣釣魚、種種花的晚年生活遐想無限。有趣的是，對退休特別充滿嚮往或曰「野望」的無一例外是年輕人或中年人。

也許，真正年老了，才知道「多壽必辱」的無奈，對奉獻大半輩子的事業也更戀棧難捨。初出茅廬的青年人要奮鬥，年富力強的中年人得挑重擔。不同的年齡做不同的事，順其自然最好。

墟里
葉 歌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「芝麻糊」和「杏仁糊」

基地在日本的一個世界級教育機構，一九五八年創立，全球五十多個國家有分支。幫助學生學習數學、母語和外語。

十年前他們選了我寫的《漢堡包和叉燒包》做教材，合約如今到期了。剛收到他們希望續約的信，另外增加一篇《「芝麻糊」和「杏仁糊」》。這故事寫於三十多年前，兩兄弟胡之華和胡行仁的故事。之華生得黑，同學叫他「芝麻糊」，弟弟長得白，同學叫他「杏仁糊」。弟弟得天獨厚，不但遺傳了爸媽好看的部分，而且十分聰明。哥哥卻相反，長得不好看，兼且有點鈍。兄弟倆的感情很好，爸媽也不偏心。可是哥哥的學業差，成為心結。

這種情況在許多家庭都存在，故事要找解結辦法。媽媽懷孕了，入院生小孩。爸爸扭傷腳，家務落到哥哥身上。買菜、煮飯、洗衣、拖地、探望媽媽都靠他。媽媽生了小妹妹，回家時見嬰兒床和用品都妥妥當當。爸爸說都是哥哥做的。媽媽說：「之華，你這樣能幹，我真開心！」

哥哥的心結解了。故事最後商量妹妹叫什麼名字，弟弟提議叫「花生」，多了「花生糊」，一家更甜蜜。

南牆集
阿 濃
m.facebook.com/A.Nong.cps
逢周一、六見報

大學校園之大

我家附近有浸會大學與城市大學，穿梭於校園區十分平常，香港面積有限，大學面積大些的，也不過是中文大學的大小。由於多年在大學工作，對校園情有獨鍾，不論走到哪裏都想看看當地大學，像哈佛、牛津等西方國家的著名學府，通常會安排一天時間參觀，不說學科不談大師，只看環境已很滿足。

內地廣袤，大學校園基本上都是美麗且寬闊，以廣州中山大學為例，首次去是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那時只有一個校園，但今天已有三個校區、五個校園，另有多間附屬醫院、研究機構及獨立學院，單是校區總面積已超過六平方公里，論佔地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大學。千禧年後，位於番禺的廣州大學城開始興建，至今已有包括中山大學在內的十幾所大學落戶，一期大學城面積已達約十八平方公里。我們曾數次參觀大學城，高校間劃分有致，交通便捷，其龐大及優美更是不在話下。

深圳大學建校雖只有三十六年歷史，擴建之速度也是不遑多讓，已有後海和西麗兩個校區，校園總面積接近三平方公里。還有我們近日去的汕頭大學，校園仍在建設中，但輪廓已成型，眾多優美建築隱沒於樹林山巒之中，校園綠化配合雕塑風格別致，大路小路縱橫交錯通向校門。

紅塵記事
慕 秋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逢周一、六見報

不談愛情

十多年前，在上海，大學剛畢業，日子過得精打細算。一日，我午飯後返回辦公室，聽見兩個上了點年紀的同事操一口上海話聊起我：「儂之前講有一侄女要尋男朋友，小趙面相蠻好、人也蠻靈光，介紹給伊好了呀。」「勿好。阿拉嫂嫂講，外地來的，沒房子沒車子，女兒嫁去要吃苦的。」「伊會寫文章的，以後興許發展就老好了。」我不禁苦笑：要是以後發展不「老好了」，這婚看來是不要結的。

再後來，物質條件漸漸好了，但婚還是不要結的，因為我始終認為如果不談愛情，就不會有幸福的婚姻。介紹對象的熱心人生生不息又千篇一律：房子買在哪裏有學位嗎？工作怎樣收入幾何？若干的問題都寫滿了現實主義，可就從來沒一個人問我：「你需要什麼樣的愛情？」

「勸君莫惜金縷衣，勸君惜取少年時。花開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。」《金縷衣》告訴我們，唐代時人們懂得什麼是愛情。「隔座香分三徑露，拋書人對一枝秋。」《紅樓夢》告訴我們，清代時人們懂得什麼是愛情。而為什麼科技越昌明、時代越進步，我們離物質越近、離愛情越遠？

最常聽到的勸婚詞是：差不多就行了，反正到最後就是過日子，生孩子，一輩子，要不然老了誰養你。這樣的邏輯雖然荒謬但在很多人心裏根深蒂固：愛情是為了婚姻，婚姻是為了生子，生子是為了望子成龍，然後享受更好的物質和別人的羨慕——這成了一代又一代人刷存在感和成就感的典型方式。於是，在功利主義的婚姻和繁殖主義的家庭面前，愛情實在是最不重要的，以至於可以被忽略，被漠視，被冷落，被可有可無，像極了人身體裏那個叫做闌尾的器官。

愛情是什麼？是最純粹的性情投契相互吸引，大抵與「只是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」相若。懂得這一點的人，才能在愛情面前始終保持純粹，也才懂得自愛。懂得自愛，才能夠真正地愛他人、愛眾生。所以，不談愛情，讓我們先想明白，愛情是什麼。

負暄集
趙 陽
jackeyzhao2018@gmail.com
逢周一、三見報